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王船山集

定價

(精裝的
平裝的)

——

一冊

——

大洋七角
大洋四角



整理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胡	翼	雲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	國	印
	刷	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王船山集新序

船山先生是怎樣的人？我們從他「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這兩句上便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苦志的著作家。我們中國的學術，固然大半是在六經裏面；但他也祇是一時代事實的紀錄，或是一時代學術的表現，傳遞在後代，不是簡略，便是蕪亂。倘然老依着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話，不加整理，不加證解，那六經依然是個六經，我依然是個我，六經永遠得不到自我的實現，我永遠得不到六經的實利。中國的學術，老沒有一個統系，老埋沒在故紙堆裏，祇能充古物陳列所裏的古物，不能成福國利民的一種科學；這都由於後代的學子，不肯加以整理，不肯加以證明，祇知道拿他來自己玩誦玩誦，自己享用享用的緣故。這經天緯地濟生利物的六經之學，祇落得成了讀書人書桌上的清供，書架上的古董；最後，那讀書人自己也變成了富豪的清供，社會的古董，人和書兩種都成了廢物。這不是書害了人，簡直是人害了書！不論一樣事物，一種學術，他在創始的時候，總是簡略的。這全靠後代的學者，不斷的整理，不絕的改造，纔能成功一種偉大的事業。西洋近代的學者，倘然不努力於整理研究，那所謂希臘文明，還不過是個希臘文明，決不能夠做到如今西洋這樣科

學的文明，文藝復興，還不過是個復興到羅馬以前的文藝，決不能造成如今西洋的近代哲學。獨有我們中國的學子，祇因死守着「述而不作」的祖訓，對於學問，沒有創造的精神，沒有改革的膽量。不獨是對於六經之學，凡是周秦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祇知道在故紙堆中咬文嚼字，不肯在方法上研究研究，學術上發明發明，思想上佈傳佈傳。直把他耽誤了二三千年，儘讓他們後輩小子的什麼希臘文明，近世哲學跑上前去；我們這一部偉大的經史百家中國學問，到如今遂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說也可憐！我們做中國人的，莫說受不到中國的學問，倘然有人問我們：你們中國有什麼學問？我簡直的回答不出來。我若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六藝之學，有經史之學，還有那諸子百家之學，這是滑稽的答語，也是一句笑話。試問所謂經史之學，諸子百家之學，六藝之學，是一個什麼學問？我依舊是回答不出來。所以老實說一句：我們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統系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開的什麼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於沒有名詞。試問國故是什麼？國故學又是什麼？況且立國在世界上，誰沒有一個國故？誰沒有一個歷史？便是誰沒有一個所謂國故學？誰沒有一個所謂經史之學？這國故經史，是不是算一種學問？好似我姓許的，能夠背三代祖宗的名姓履歷，是不是算一種本領？是否一種學問本題，是一種問題？這一種學

問本領，是否人類社會所需要，又是一個問題。在我的見解，所謂學術者，須具有兩種條件：一種，是有統系有理性的方法；一種，是拿這個方法，可以實現在人生，或是解決人生的困難，或是增加人生的幸福。沒有方法的，固然算不得是一種學術；這方法不能解決人生一部分問題的，也算不得是有用的學術。你看科學界上的天文地理數理化力等學問，上至哲學文學，誰不是各有他獨立的名詞？誰不是各具有學術條件上兩種的效用？從沒有像中國這樣籠統而無方法的國故學，可以在學術界上獨立一科的。倘然國故可以成功一種學術，那全地球上的各國，每一國都有他自己的國故；爲什麼却不聽得有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的名稱傳說？所以國故實在算不得是一種學問，我們中國的有國故學三字發見，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程度的淺薄，智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

翻過來說：中國的國故學，何嘗不是學問？中國的國故學，不但是中國的真學問，而且是全世界的真學問。那六經子史，我們一向認爲是哲學文學的府庫的裏面，何嘗沒有科學？裏面不但有科學，而且具有最深最高最豐富的科學；不但是科學，那政治學社會學法學軍事學，以中國先進國家的資格，研究的格外周到，發明得格外在先。所以我說的國故學不是學問，是說國故學不能成功一種學

問的名詞；那國故裏面，自有他的真學問在。倘然後代的學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個國故的國故學，分晰出來，什麼政治學、政治史、社會學、社會史、文學史、哲學史，以及一切工業、農業、數理、格物，一樣一樣的整理出來，再一樣一樣的歸併在全世界的學術界裏，把這虛無縹緲學術界上大恥辱的國故學名詞取消。這樣一做，不但中國的學術界上平添了無限光榮，而且在全世界的學術上，一定可以平添無上的助力；因為中國的文化，開闢在三千年以前，那六經全是中國文化的紀錄，再加周秦時期思想的發展，種種發明，種種經歷，都可以充得世界的導師，而與以無上的教訓。雖然，這件工作，談何容易？祇因經史是最古文化的紀錄，在他紀錄的時候，因求一時代的適合，總有一大部份是蕪雜的；諸子百家，是一時代環境造成的人生哲學，總有一大部份是簡陋不完。這個現象，不但是中國，凡是初期的紀錄，和初期的發明，都有這一點困難。希臘的文明，決不便是如今西洋文明；柏拉圖的思想，決不便是如今德先生——德謨克拉西——的思想。這其間幾經整理，幾經改造，纔能得如今物質上精神上的兩大成功。我們中國的學者，祇因不肯整理，不敢改造，所以直到如今，六經依舊是六經，諸子百家依舊是諸子百家。那國故是各種物質的原料，科學是從國故原料裏提出成分來製成的器物；如今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白丟着這許多豐富而又寶貴的原料，空

感受器物缺乏的痛苦，這全是一班中國學者的罪。做中國學問，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祇因不會經過整理，不但使後代學者找不出一個頭緒來，——不得其門而入——便是找到了頭緒，好似走進了一座凌亂難雜的棧房裏面，都是片段的不適用的多。好不容易，用披沙淘金的工夫，整理出一點切於實用的學問來；學者僅僅拿他看作一種陶情適性的玩物，既沒有公開的著作，也沒有澈底的研究。前者摸過這一條黑街，却不肯把黑街裏的走法告訴人，一任那後者再去費一番摸黑街的工夫。因此，中國的學術界，便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成功。我們倘然甘心永居於無學術國的地位，那便不用說了；倘然中國的學者，不甘自棄，還希望把中國的學術扶持出來，和世界的學術相見，非但相見，還要和世界的學術合併，使中國老前輩留下豐富而偉大的學術，使世界學術界得到一種偉大的幫助，那非努力於整理六經諸子的工作不可。這整理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要精當而有統系，一是要適於人生實用。王船山先生的「六經實我開生面」，是何等的有改造精神？「七尺從天乞活埋」，是何等的肯努力於著作事業？況且船山先生做學問的方法，完全致力於實用兩字上，而他的人生哲學，尤其是指導出我們一條正確的路。梁任公說：「先生之學，大半具要創造個人一派的哲學；而關於心理學部分的話尤多；其宇宙觀人生觀，與宋明諸儒異點很多。據我個人觀察，船山先

生是要創新哲學而未成。』至於他苦志著作的情形，在船山遺書蓋齊公——船山先生的號——行述裏的一段話，可以證明：

明人道以爲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自潛修以來，啓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廿一史，及張朱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傍，力疾而纂註。顏於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於四書及易詩書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異，字句參差，爲前賢所疏略者。蓋府君從少喜從人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於書志年表考駿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以是參駁古今，其成若干卷。至於數言精義，羽翼微言，四書則有讀大全說詳解授義周易則有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則有廣傳尚書則有引義春秋則有世論家說左傳則有續博議禮記則謂陳氏之書應科舉者也，更爲章句。其中大學中庸則仍朱子章句而衍之。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

梁啓超說：『此種書在科舉廢後，人都視爲平常；其實先生具有特別眼光，翻案文學很多。最有應影的是排滿論調，所以同治年間印出此書，便造成光宣之際一般的種族革命論，這是不可磨滅的。』船山遺書，我雖常常翻讀，但全書二百八十八卷——遺失的還有不少——不但這一部集子裏容納不下，而且不是涉略先生學問門徑的目前所需要。所以我先把關於先生思想一部分的著作——思問錄黃書俟解噩夢等——整理出來，使讀者了解他一部分的人生哲學。此外我所要請大家注意的，是他一番整理經史的事業，使學問近於實用，所以看過這部集子以後，如有餘力，還須讀他的全書。我并希望後來的學者，繼續他別開生面的事業，去努力於整理六經！

十五，三，二六，在上海。

王船山集卷一

●思問錄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微矣，故以有徵性善者，必及乎此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然，與之始達，道義之門啓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乃枯亡之餘，僅見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啓，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目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言所不及之有義，小體之小也；至於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望，

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蓋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入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詞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下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矣。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法。——德，猶得也。——『儲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綱緼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屯，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爲而成。若物動而己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通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憑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絳闔而陽，絳闔口口口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況天地乎？維口口口於穆不已，何靜之有？口口口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嗟然若其耦，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

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強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

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爲，官無爲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爲而誠不息，幾動而營

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故曰：『心能捨性，性不知自捨其心。』

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言動喜怒，一從膺吻而出，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然，其多廢也，浸恆之凶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勸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之大用，奚猶踵邪？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覺覺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偏不可遺。嗚呼難矣！故曰：『爲之難曰先。』雖混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小人之微幸也。

乾坤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難肖也。

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釋氏之言，悟止此矣。竊其實功，老氏之所口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爲之難者，不然存乎中，口口口口而不舍，溫故而知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變。

「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之不實者多矣。見于有所應用之而不大也。久矣。」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以處生死，視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天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敘，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謐闃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實，森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

尙不媿于屋漏。『非觀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統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糟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

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鶩憂奮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絪，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特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獸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卽或能之，所謂遠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神化之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

實；大受小，一受賤。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亦理存焉耳。因此以爲量，澄此以爲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寬，小而不煩，隨而不亂。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誣，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矣。仁智者，親言親視，思之和也。思不竭，親言親聽之材，而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天下之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靜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舉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末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須移易而已，故曰獨。

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有大本。斂精存理，翕氣存敬，庶幾遇之。隨氣黜精以喪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寡少愛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辛烏之孝，錢穀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道顯矣。

順用其自然，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經緯不昧，引之而遠，推之而恆，返諸心而襲懷，齊梁賓諸鬼神而無貳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豈動氣，斟酌飽滿，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爲帥，故喜怒哀樂有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爲用。

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火之煖氣入水中也。性陰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流形中，性浹氣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撰氣也，形之理，則亦性也。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繇此念之，耳目口體鼻膚，皆爲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顯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矣。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忘之曰濟。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幾耳。

靜無而動有，天子皆靜，無而動有也。笑以聖人爲靜，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

而通而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德教衰，民不與行。見不賢而乃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

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己歸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達情而後過量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埋熟厲黨心，亥懷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物本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事沒留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

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患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聖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象無形而盡其條

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此